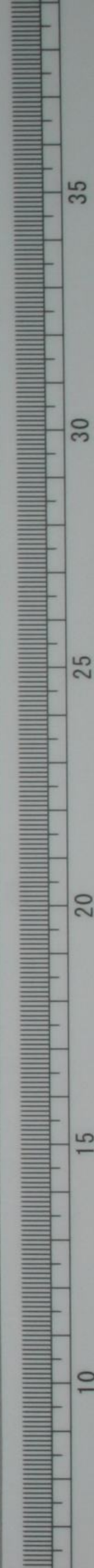




社子

卷七  
 庚桑楚  
 田子方  
 知北遊  
 外物  
 徐無鬼  
 則陽  
 卷八

113
878
3



194 18  
號 878  
卷 8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七

庸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  
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莊子卷七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  
解而不欲動口銷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  
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  
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  
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  
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  
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殆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  
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  
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  
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容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若  
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  
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  
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  
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  
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  
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  
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  
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  
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  
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踏乎前言人自來歸  
也以此比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  
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  
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矐直自以視也步  
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  
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  
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此  
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

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  
也有目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  
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  
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  
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  
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  
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  
有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

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  
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  
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  
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  
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  
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謂見者也汝但見  
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  
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  
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

屋也詩云中唐有甕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

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

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焉而不能言

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  
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  
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  
終相友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為  
之宗

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鬢髮也熱然疑定而立  
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揭兀兀然也遺物遺外  
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下世之  
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

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  
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  
其焚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肅嚴冷  
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  
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  
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  
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  
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  
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



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  
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  
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  
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  
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此分明是說箇造  
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  
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  
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斂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  
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夫天下  
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  
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墜知身  
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  
易斂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  
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貴

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  
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消其心而  
况得喪禍福乎介於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  
棄如泥墜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  
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乎至樂者  
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  
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故曰萬  
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  
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  
與道一故曰已爲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  
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汭也無爲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  
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  
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  
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  
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未道也說與  
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

非也。汭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醢醢，中之蠅蠓也。其包覆於壺中，豈知壺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覆方履者，

知地形，綬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綬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

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若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瀟灑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往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顛乘駮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感然曰先君主也文王  
曰然則上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佗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備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  
德黷度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群則尚同  
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解不敢入於四境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泯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  
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  
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  
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  
易法度也備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  
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備令壞植散群言不立朋  
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  
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黷即  
庚也外國之黷解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

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  
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猶  
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未夫。  
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有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  
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後巡足二分垂在外。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怕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  
置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

重也。又也。夫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杳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斤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怕，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怕目怕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

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  
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  
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  
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  
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  
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  
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所能屈也  
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  
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  
入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音反又音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

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桂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闍梨也。夾山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紀音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

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曰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則夫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佗人則曰唯大

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

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  
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  
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為  
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  
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  
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  
杞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  
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  
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  
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

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  
貴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  
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  
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  
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  
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往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且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  
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  
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  
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  
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

鶴長來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  
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  
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  
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  
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  
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  
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  
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也有去  
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

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  
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  
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  
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  
小也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  
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惟  
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  
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  
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

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  
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  
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者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  
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

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自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

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其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空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羨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  
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  
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  
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  
我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  
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䟽滌而心。澡雪而精神。搃擊而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䟽滌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搃擊屏去之也。  
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  
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  
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  
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  
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  
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  
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



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四達之皇皇也  
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自聰明其用心不  
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  
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  
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  
則有門有旁大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  
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  
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

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是也即是以接而  
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  
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  
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  
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  
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  
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  
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意

醜之與噫同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莫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已能而  
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以知惠者造物也故  
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  
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  
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  
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  
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  
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

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道而後動如此而不  
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  
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  
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  
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將反於宗宗者  
萬物之初也噫噫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爲疢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  
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  
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刺人身便是釋氏所謂  
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

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  
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  
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哉有理人倫雖難去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  
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  
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  
入焉

果哉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  
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  
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  
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  
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  
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  
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  
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  
順亡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遭者化也調和  
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  
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而須臾之  
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

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求者伸也。身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隨其天。委紛乎死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文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

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毀。藏。弓之物也。委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

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毀。而隨其委矣。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

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

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

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

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

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一層話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此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稨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絺也每下愈況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在

礫爛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豨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豈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其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也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閭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忘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謂間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

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  
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  
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下兩  
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  
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焉闕入於大知之  
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倘徉也焉闕虛曠  
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  
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

其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  
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  
矣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  
始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  
於無極窮而至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  
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  
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  
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  
衰也殺際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

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  
際際之不際者也

芻荷甘日中麥處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喟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  
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弇堦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喟然放杖之聲也天知  
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在則有啓發予之大言  
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  
言矣弇姓也堦名也因弇老龍而聞神農之言  
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  
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  
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况其體  
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  
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  
而亦爲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



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  
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之道本無聲形不可視  
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  
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  
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無不  
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為知  
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  
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  
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  
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問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

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昏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觀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

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  
猶在無字也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昏然  
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  
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  
能無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  
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  
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  
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  
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  
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  
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  
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  
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  
不資賴之乎

丹未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占

猶今也。將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

之可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未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  
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  
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  
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構日以心闢  
則為內化與物相刺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為外  
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  
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  
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刺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  
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  
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  
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  
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  
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為整故曰相整以稀韋而  
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圃宮室者  
謂其以此為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  
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

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  
久相將迎。即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々。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失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  
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  
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  
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  
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

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  
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  
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  
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其所不能。天  
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  
皆不免此。故曰無智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  
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  
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  
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去為。不知  
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

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夫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入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晝然  
分明之意。挈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軟掌猶  
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灑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又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  
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  
舞。麴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  
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  
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  
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  
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  
之。如釋氏言我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是也。不  
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鱗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  
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害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蔽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采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穴，不<sub>レ</sub>普回反吾語。彼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鯢鱗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驪狐雖小，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各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

莊子卷之六 四十一

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為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為生甚苦也。隙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為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鷄不能伏，鵠郊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大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

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  
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  
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  
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  
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  
龜勉以未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  
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  
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許爲謙言非果  
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蠶蠅豆中大蟲也越雞小  
魯鷄大鷄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呢大蟲小雞不  
能覆大郊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  
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  
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  
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

肩膊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  
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  
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借來。正釋氏所  
謂汝曾中正開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  
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為  
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  
反為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  
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  
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

也。見汝肩膊。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  
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  
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  
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  
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韠者。不可繁而捉。將內  
捷。內韠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夫其所惡欲離其非也  
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孰  
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上之意也纔有  
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韉以及束  
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提斂束之喻應  
物於外欲自檢扼則斂多而不可執提外既不  
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  
擾欲自檢扼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提內既不  
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  
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  
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况欲行  
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  
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  
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  
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  
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  
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憂和之至  
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スルハトシテ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トスルニシ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トク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其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トク南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

而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貌侗トク自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而哭也嗑喉也嗶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トク吝心而不傷其和也規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トク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トク為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トク矚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トク為偏矣矚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君不知所爲即トク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トク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借往之意如此則可以トク

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備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蘇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

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釋凍解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語越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



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  
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  
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  
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  
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  
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斷也。為對。為異。世不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  
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  
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字曾中也。泰然而  
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  
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  
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  
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  
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  
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  
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

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即是也。即就也不即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將形。虛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入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自出於心。持之於靈臺。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曾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

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

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克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

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遂遂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入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憚于志。鎮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

害莫憚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鎮錙故曰兵莫憚  
于志鎮錙為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  
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疑冰是也  
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  
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  
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

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  
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  
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  
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  
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  
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寶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家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  
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則其與鬼同矣故  
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  
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  
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  
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  
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  
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

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  
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  
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  
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  
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

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字即鷲飛于天魚  
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  
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  
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  
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  
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無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  
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  
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  
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  
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  
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

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  
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  
寄以死為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  
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  
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  
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  
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  
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  
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  
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

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  
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  
妙處

有生賦也反成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賦屬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  
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  
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  
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  
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



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音反肢音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肢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肢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為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  
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  
為厚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為  
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  
為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為實  
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  
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為本而欲人皆聽已  
之節度故曰因以為已質使人以為已節惟其  
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  
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  
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  
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  
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  
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  
之文

躡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下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踐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弟之足則媮謝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媮謝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為質也辟音除也踰足之喻為下面禮義智仁

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邊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

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曾中不為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各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為。有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

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各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下般說話。辨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聖人工乎天而

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久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俚乎人能自晦於人也俚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捨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

天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入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别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撓敕紙畫外非譽也昏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

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丰意不在罟。只引生下句。面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侈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孰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為己而無為入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心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乎。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以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雜篇庚柔楚第二十三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八  
肅齋天不無食林肅齋天林好其一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々々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々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々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土。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煩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起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々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而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毀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

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  
者。藜藿拄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足然  
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  
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段。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  
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  
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段為從也。奉事從王

事也。以詩書六段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  
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  
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  
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鼯鼯之徑。拄塞也。踉  
音郎。類篇云。欲行兒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  
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  
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  
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  
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  
也。聲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  
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  
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一不可以為長，窟下不可  
以為短。若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羨惡器也。君雖為仁義，  
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  
逆於得，無以巧勝，又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

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七者同也登高不爲  
長居下不然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  
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  
和同而爲一也茲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  
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  
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  
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  
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  
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爲之但  
見危而無所成也羨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  
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  
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  
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  
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鬪故曰  
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  
驥騎卒也麗譙官樓之門也鎬壇祭祀之地也  
有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  
君之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  
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  
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

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道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冒次為物所統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為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為勝何以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攪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馯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墜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

此而已乎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  
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  
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  
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閭滑瞽也  
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道之隗然  
望者亦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  
乘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  
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  
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

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  
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  
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為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  
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  
條理也凌陵轢也誅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  
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下日  
無之則不樂此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

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  
 而為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  
 但以爵祿為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  
 患難而為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  
 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  
 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  
 為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  
 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百士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賈之事也比和樂也  
 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  
 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  
 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  
 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

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更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後，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句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

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

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

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

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

未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

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

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

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井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官，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土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揚公朱也。秉公孫龍也。儒墨

揚秉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鑿井。夏熱之時，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繼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

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  
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  
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  
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  
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  
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  
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  
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  
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  
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問未始離  
於楚。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各聲  
相芻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躄音  
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躄而不能行之子。曰躄子。  
齊人以其躄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闔也。守  
闔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  
而求致鉏鐘。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  
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鉏鐘小鐘也。唐亡

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為惑，此又令是一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言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躡闔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齊己之息，已造成仇怨矣。岑岑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為闔者，故

曰躡闔忘息之闔，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闔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固類矣。其人甚立，醫不攻而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聖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sub>レ</sub>不定。匠石雖巧。安得<sub>レ</sub>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今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繫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不<sub>レ</sub>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屬國。托國也。不<sub>レ</sub>比之。不<sub>レ</sub>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

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昧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之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蓊。有一狙焉。委蛇攬撿。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

至此強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攬撿。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為矜能授禍者之論。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

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也。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箕。寢無作為意也。汝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亦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為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各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

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  
多言為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為大。  
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  
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  
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  
孰為祥。九方歆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  
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  
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  
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輿。未嘗好田。  
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  
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  
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齋。適當渠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

得也。牂牡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

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

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

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

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

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

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

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

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

債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

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

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

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闔者也。此

一段又言。今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

夫堯畜之。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入

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一矩  
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  
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  
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  
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  
曰無誠貪如貪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

故曰假夫貪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  
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  
自然之質皆一截之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  
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  
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下  
先生之言則暖姝之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  
而未始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  
彘是也擇蹄鬻自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暑者之一旦鼓譬布

章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人慕羊肉，之之類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䟽鬣豕之毛也。奎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日斗折也。必古

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僕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之之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々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

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

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衣蓆人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特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壅鷄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鷓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特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攪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入也。審物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

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

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

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

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胃腑。

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

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

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取

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

為身之害。而人々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  
以為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  
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  
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踉亦踐  
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  
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  
之。大方。體之。大信。替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  
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  
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  
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  
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替者

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夫定物之  
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  
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九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  
大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  
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々之中自有執其樞  
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真有樞。無  
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  
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  
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  
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韻滑有實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  
不亦問是已。莫感然為以不感。解感復於不感。是  
尚大不感。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  
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韻々頌



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摧提撥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而夫其本也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  
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搗鼈于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  
此乎宅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况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  
入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  
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  
也形厚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  
正德其孰能撓焉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而夫其本也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  
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搗鼈于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  
此乎宅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况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  
入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  
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  
也形厚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  
正德其孰能撓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

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熟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故聖人其

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三公  
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  
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  
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  
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  
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  
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  
卽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  
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之所  
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聞其  
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  
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  
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  
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倭人也。彼亦好進  
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  
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  
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網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操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善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

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  
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  
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  
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  
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  
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

又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  
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  
草木皆荒穢緜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  
夫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  
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  
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  
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樂  
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更甚高之地而聽  
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  
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

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聞夫子言本然。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齊物曰。以言其老洩也。洩者泥著而滔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桓。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道成。

爲之司

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刺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刺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



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上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魏瑩之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

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空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悄悄。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呬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呬。上音血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个。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

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而能辭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悄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呖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竹管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其室虛矣。

而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  
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稷々紛々也聖人僕者  
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  
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  
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  
人必為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  
人也着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  
首之人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  
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橋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之焉勿  
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々來年變齊  
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士其神以眾為故鹵莽  
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蕭蒹始萌以扶吾形  
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  
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  
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食也以衆

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蕕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々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入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羣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殺人。

者言汝之所被罪而囚者或為盜乎或為殺  
久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  
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  
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  
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  
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  
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致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  
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乞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之之  
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  
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  
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  
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入  
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

而乃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土之人其所  
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強其  
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  
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  
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  
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

知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  
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  
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  
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  
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可見之耳  
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  
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無所逃  
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  
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

也。謂之然歟。然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搏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見之。

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弊者執其鬻見之弊。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



為靈公所養也。馬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人合併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能異。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盛衰。禍福之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

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立為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々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併而為公。合萬

物之異以為尚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也。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會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薄之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俯仰之間。或有所拂逆而及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為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亦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此並而為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相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亨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

蓋相合也。初合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  
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  
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  
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  
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  
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  
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  
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之可見非惟可言亦可  
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  
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  
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  
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  
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  
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  
矣。

少知曰。李真之莫為。按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  
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  
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  
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

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日莫為

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

然余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

止或及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

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鷄鳴狗吠不同

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

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躬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

有而知之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

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

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

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

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之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

莫為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

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

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各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  
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  
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  
疏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  
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  
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  
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  
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  
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  
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  
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  
為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

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不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紂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也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主此事與左



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  
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齋以明月之識殺斛律  
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  
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  
之事想以芸瓜六枚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  
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  
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  
天地大絃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蘇篇衣冠集二十六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  
火與金相守焯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  
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  
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  
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車焚  
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  
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陳音陳又 螭音傳又 救音  
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音昏 沉屯音昏

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  
是乎有債債音然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

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墮惇者怵惕

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

情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心有斂縛自苦

也慰賢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

會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下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

適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會中至和之氣故曰

眾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

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慾所昏其炎如火

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

本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正用此意債然者馳

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

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

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七七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外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持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鱸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々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覬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力黑索也。犛音界牛也。鰩與陷同。海水震  
蕩亦作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  
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  
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  
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  
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  
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  
懸同。縣揭之曉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  
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  
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

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々々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靡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  
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  
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  
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

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譽  
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靡以手接之也  
顛顛下也控其顛者控開其顛也別亦開也言  
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  
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  
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  
名相結以隱與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尔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々長也趨下其行趨  
僻也未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  
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  
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

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人。此

樓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

使入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召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  
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  
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  
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  
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  
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  
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本  
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磧同。石師碩大之師。能  
入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  
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  
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踈之意。故曰無用之用。

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士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入而  
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不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  
夫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  
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爲也。至和厚  
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絕之  
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  
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  
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  
有賤。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  
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  
世變者也。狶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  
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逐  
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  
只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  
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符。而我之所守者。自  
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兼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  
物因是之意。故曰兼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  
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  
反及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設非  
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  
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顛真甘心  
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之塞窒礙也  
哽哽咽而不通也跲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  
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  
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

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  
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  
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也天  
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  
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  
無止也實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塞  
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譽謀瞽乎諛音知出乎爭

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  
鐻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  
重闥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礪爭鬪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喜故曰亦

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其意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訟  
急之意而後智度於智謀之事訟與弦同有爭  
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暇猶  
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  
可了也銚鐻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  
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爲耕種之  
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

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孟子曰：霜倒半池，  
遺即此倒字。銑鐸之人，豈成賊草木之生哉？為  
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  
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  
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  
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  
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  
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而補病者去，故即新捨耒而歸本  
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  
皆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  
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  
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  
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  
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  
自得之人，曾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  
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  
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賊反立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  
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  
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  
變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賊與殺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賊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  
以盛德而賊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  
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

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學

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  
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  
負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踏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  
窾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蘆之之意也紀在  
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  
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

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筌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

卷之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73